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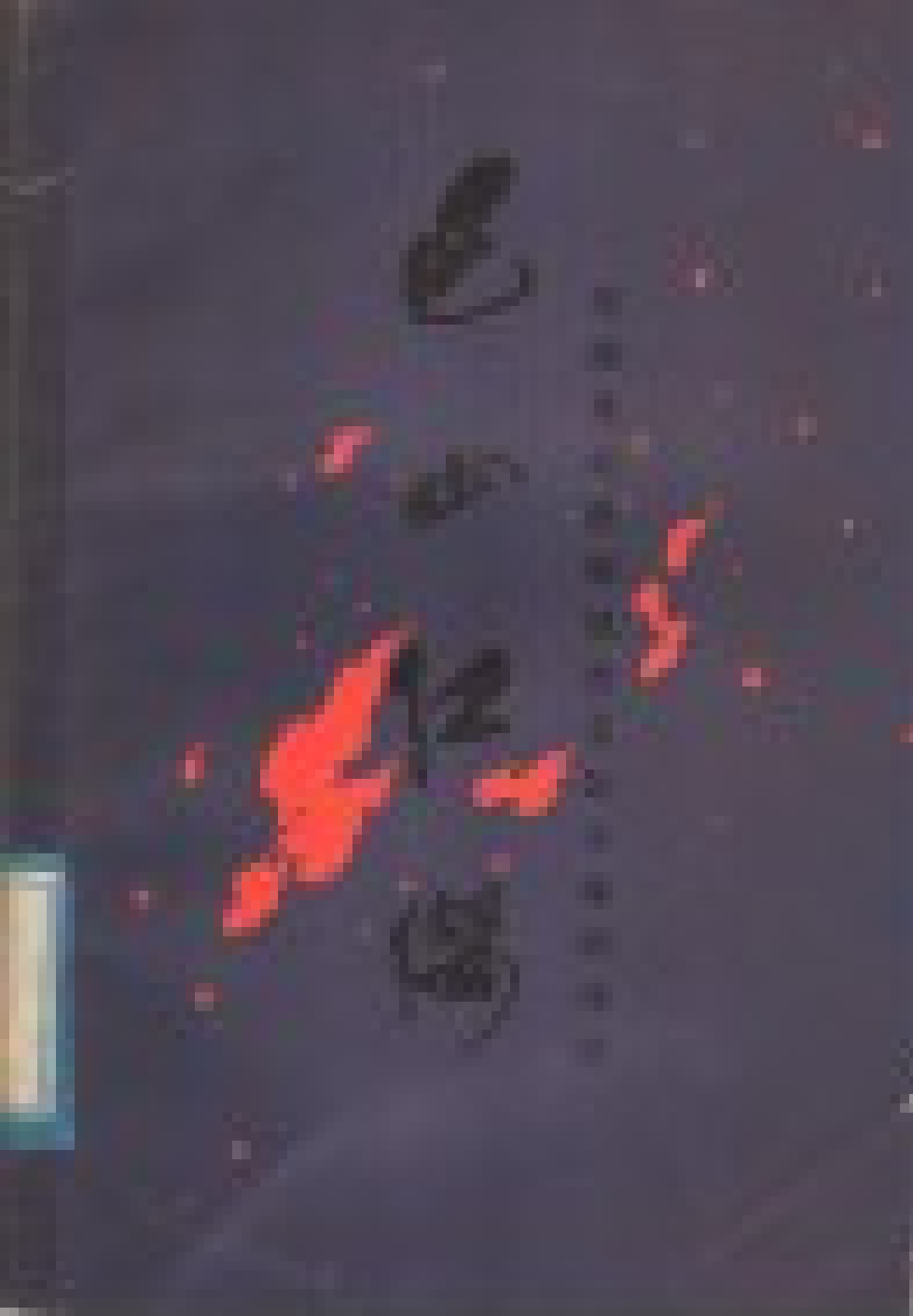
巴

山

江

魂

川
陕
革
命
根
据
地
赤
卫
队
斗
争
的
传
说



巴 山 红 纓

川陕革命根据地赤卫队斗争的传说

四川省军区政治部 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插图：张文源 丁俊杰

巴 山 红 纓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

· 张4.125

1979年10月第一版

印数 1—15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204

定价：0.26 元

前 言

川陕革命根据地，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我党领导的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。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，同其他革命根据地一起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会剿，使这块红色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四万多平方公里，解放了五百多万人民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川陕革命根据地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把这个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，一笔抹煞，使这个革命根据地成了不可宣传的“禁区”。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思想得解放，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了。

这本《巴山红缨》选编了十篇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间，川陕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的赤卫队斗争的传说。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以四川通江、南江、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广大赤卫队员和人民群众，积极参加打土豪，分田地，配合红军主力作战，

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，为保卫红色政权，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英勇斗争的历史。这些生动的故事，过去一直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，而今天在新的长征中，必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继续战斗。

由于水平有限，本书的缺点、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四川省军区政治部

一九七九年九月

目 次

一幅马克思像.....	黄 骏 (1)
巴河渡口.....	严克勤 (12)
大姐和二妹.....	严克勤 (27)
火牛阵.....	林世藩 (44)
特别任务.....	谢诗鉴 (53)
红军锣.....	刘大军 (68)
“脚伕”.....	严克勤 (79)
“神草鞋”.....	黄 骏 (92)
巧计制敌.....	钟勇胜 (103)
劫狱锄奸.....	严克勤 (113)

一幅马克思像

黄 骏

故事发生在四十多年前。

那时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的红四方面军，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去了。巴中县甄子垭又落在大土豪张合一，外号叫张剥皮的手里。张剥皮刚一落脚，就派出他的心腹，狗腿子邱齐文带领团丁到处抓人，搜查红军遗留下来的东西。凡是查出有根据地用的纸币、红军优待证、标语、宣传画等一类的东西，不是罚款就是关监，或者安上赤匪罪名砍头示众，借机敲诈勒索。一天，邱齐文打听得赤卫队员，人称活鲁班的张木匠有幅马克思像，急忙跑去向张剥皮报告：“团总老爷，张家湾的张长发私藏马克思像不交。”张剥皮大惊失色！他听说徐向前跟着共产党领导穷人造反，就是向马克思学的。心想他们有了马克思像，说不定又要聚众造反，我这把交椅也难以坐稳，一定要铲除祸根。他立即命人把张木匠抓去，要他交出马克思像，罚款三十个大洋。张木匠是个硬

汉，昂首挺立，毫不示弱，嘴里只有一句话：“马克思像不能给你们，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”张剥皮气得脸发青、嘴发紫，命令狗腿子们用刑。先是“坐老虎凳”，后是“灌辣椒水”、“打风摆柳”，各种刑法都用过了，张木匠不喊不叫不求饶，仍是一句老话：“马克思像不能给你们，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”张剥皮见硬的不行，又来软的，上前两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张木匠！你是我们甌子垭有名的活鲁班，象你这样的精工巧匠，死了太可惜啦。只要你交出马克思像，我张某另眼相待，马上放你回家，还给你五十个银元，两石黄谷，你看怎样？”张木匠哈哈大笑两声，说：“张团总要改行了，这不是强盗收心，要立地成佛了呀？”

“你你你！……”张剥皮气得两眼发红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他强忍住怒气，继续诱道：“张木匠！我十分器重你的精巧手艺，而且又是本家，才给你指这一条路，不过，路再大，走不走在你啊！”张木匠怒视着张剥皮说：“我们穷人有了自己的路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张剥皮再也忍不住了，举手要打；张木匠忍着伤痛，使出全身力气，飞起一腿踢过去。张剥皮仰倒在地，“哎哟，哎哟”直叫唤。两个狗腿子慌忙跑去捉住张木匠。邱齐文扶起张剥皮，张嚎叫道：“快给我打，打。”张木匠又被按倒在地，鞭子象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。

张剥皮本想把张木匠立即砍头示众，但是马克思像还没弄出来，又不好下手。他把邱齐文叫到身边，商议一阵，决

定放了张木匠，暗中监视，看他有啥活动，从中找线索，查出那幅马克思像。

张木匠遍体鳞伤回到了张家湾。左邻右舍的穷朋友和原来的赤卫队员们都跑来看他，这个送来草药，那个送来吃的。张木匠的草房里又热闹起来。这天晚上赤卫队员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聚集在张木匠的家里，商量如何对付张剥皮，保护马克思像的问题。商议已定，赤卫队员们都要求再看看那幅马克思像。张木匠二话没说，叫老伴拿来一根板凳，搭在神龛跟前，叫人堵好窗孔。他忍着伤痛，站到板凳上，点燃神龛上那盏不轻易点燃的油灯。随着油灯的亮光，只听“噌”的一声，一幅红光闪闪的马克思像立即出现在神龛上。满屋子的人象当年赤卫队围在马克思像面前开会、学习那样亲热、喜欢。屋子里顿时热情洋溢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

大家正在喜笑颜开的时候，邱齐文偷偷地来到了房前。他踮脚挨墙，轻步走到张木匠的门口，眼皮贴在门缝上往里看：一幅红光闪闪的马克思像出现在眼前，像前还坐了好些人。他又吓又急，赶忙跑回去报告：“团总老爷，你真是神机妙算呀！我已经发现了张木匠那幅马克思像。”张剥皮又惊又喜地问：“在哪里？”邱齐文欢喜得手舞足蹈地说：“在张木匠家的神龛上！”张剥皮睁大眼问：“咋个不取下来？”邱齐文说：“不行呀，他们人多，我一个人不好下手，明天多带几个人去取。”接着把看到的情况详细述说一遍。张剥皮心里冷笑着：哼哼，明天我要亲自带着人去，这次看你张

木匠还把马克思像往哪里藏。

第二天，张剥皮带上一帮狗腿子，跑到张家湾，团团围住张木匠的草房。张剥皮气势汹汹地走进张木匠的大门，两只狗眼死死盯住神龛。可是神龛上只有香火牌位，并没发现有马克思像。张剥皮感到奇怪，邱齐文亲眼看见的，为什么没有了。他走到跟前用手去摸，红纸黑字贴在板壁上，没一点痕迹。再用手去敲，响声沉重又不象空的；他把板壁看了又看，连一丝可疑的地方都找不出。张剥皮向张木匠吼道：“你家的马克思像哪里去了，快说。”张木匠说：“不在了。”邱齐文在一旁帮腔：“昨天晚上，你家神龛上的马克思像是哪里来的？说！”张木匠笑着说：“马克思是为天下穷人说话的，你们要他干啥子？”张剥皮气恼了：“哼！不交出来，给我搜！今天我要把你和马克思一齐抓起来！”狗腿子们七手八脚把张木匠家里的箱箱柜柜，坛坛罐罐，翻得乱七八糟，连所有家俱、锅灶、墙角都找遍了，也没查出个影子。狗腿子们翻了半天，没得到一点值钱的东西，有些不耐烦了，嘴里直埋怨邱齐文说谎，捉弄人，一窝蜂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在狗腿子们面前，邱齐文是从来不认输的，何况他明明白白看见过马克思像呢。他反驳道：“亲眼看见的，我不信它会飞上天去！”张剥皮一听心里起火，转身啪啪两个耳光打去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看见了为什么不进去拿。”邱齐文只感到脸上发烧，眼泪直滚，想争辩又说不出理由来。为了争回面子，在团总面前显示才能，一急之下，有了主意。他

把张剥皮拉到一边，低声咕噜一阵，张剥皮眉开眼笑地说：

“嗯，事成之后，定有重赏。”

根据邱齐文的计策，张剥皮带着人大摇大摆地往回走了。没走多远，邱齐文和另外两个狗腿子停下来隐藏在林子里，直到天黑才悄悄地摸到张木匠门前暗地监视，看是否有人进去。等了两顿饭工夫不见一个人影，又领头踮脚弯腰走到张木匠门口，贴着门缝往里瞧，只见张木匠神龛上的油灯忽然亮了。又是“噲”的一声，马克思像红光闪闪的出现在眼前，屋里还坐了好多人，似乎在低声说些什么。邱齐文和两个狗腿子都惊奇万分，明明没见过有人进去呀！难道真的马克思像活了？心里胆怯起来，全身紧缩，但看看身边左右两个提枪的人，胆子又似乎壮了些：哼哼，今晚上看你们还往哪里跑，马克思像和屋里的人都一起抓走。他向两个狗腿子摆了一下手，要他们进去。两个狗腿子不敢不从，心惊肉跳地用手推门。门里面拴着，吱地响了一声没推开。但是屋里的灯一下灭了，马克思像也看不见了。接着门呀的一声自动敞开，里面慢腾腾地传出话来：“在门外干什么，进来呀。”接着模模糊糊看见屋里有一个丈多高的巨大人影向门口走来。几个家伙吓出一身冷汗，接连向后倒退几步，也来不及问话了，慌忙开枪。但是那个黑影仍然走着，继续说：“在我这里你们的枪是不起作用的，我今天要处罚你们。”声音是那么洪亮，眼看就到了跟前，似乎伸手就可以一把抓住人头了。三个家伙吓得魂不附体，转身就跑，眨眼间不见了人

影。赤卫队员们顶开神龛下面的石板，又从这个里外相通的地道里钻出来，聚集在房子里。屋里的灯又亮了，都望着吊在屋顶上拉动绳索可以前后移动的巨型人形草靶，哈哈大笑，都夸张木匠刚才学着外地口音说的那几句话有气魄，计策高。不过，大家仍是十分警惕，又商议着对策，准备应付那些家伙下次再来。

邱齐文和两个狗腿子一口气跑到张剥皮家里，一个个吓得口吐白沫，面色如土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好久才缓过气来，你一言我一语加油添醋地述说着：我们亲眼看到马克思像活了。他身材有一丈多高，走路比风快，说话震得地皮发抖。他从张木匠家的神龛上下来，一步就走拢了门坎，伸手来抓我们，我们连打几枪也不顶用，幸好跑得快，没被他抓住，要不然我们也回不来了。

邱齐文和两个跟随的狗腿子把马克思像活了的事，说得那么神乎其神，站在旁边的那些狗腿子一个个吓得吐舌瞪眼，心里直打寒战。张剥皮半信半疑，他想，一定要设法把马克思像弄到手，要不然甌子垭的穷鬼们就有了主心骨；张木匠是个领头人，决不能放过他，应一起抓来。就地处决。他冥思苦想，一个晚上没闭眼睛，直到天亮才想出一个办法，决定明晚上带着所有人马去看个明白。

这天晚上，张剥皮悄悄地带上邱齐文一帮狗腿子，天一黑就开始行动。出发前下达了四条禁令：一、不准打火把；二、不准抽烟；三、不准说话；四、不准后退，就是马克思

真的赶来了也要抵挡住。夜很黑，这一帮家伙看不清路，东摸西碰，有的滚到水沟里，掉了鞋子象只落水鸡；有的滚到乱石窖里，被石尖划破了腿脚。虽然都感到畏惧不安，但张剥皮在后面压阵，谁也不敢后退。这些家伙，畏畏缩缩，摸拢张木匠家门口已经半夜了。啊哟！屋里正唱歌好热闹呀。邱齐文和几个狗腿子走在最前头，听见歌声忙去找张剥皮拿主意。张剥皮带着人走上来，细心一听，里面传出：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。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，……”声调越来越高。他靠近门边，顺门缝往里看，真是和邱齐文说的一模一样，那幅马克思像又红光闪闪地出现在神龛上。里面还有好多人影哩，他心里一下紧张起来，似乎看见马克思那长满胡须的嘴巴也一张一合地在唱歌。马克思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，光芒四射，好象已经发现了他在门外偷看。他周身发麻，狗腿子们也战战兢兢，全身发抖，生怕马克思冲出来抓住他们，一撕两瓣。张剥皮咬住牙定住神，立即下令进去先抓人，后取马克思像。

邱齐文虽然害怕，也不敢不去，带领十来个团丁壮起胆子去推门。门一响，仍和上次一样，灯灭了，马克思的像不见了，接着门自动敞开，里面现出一个巨形人影，传出洪亮的外地口音：“在门外干什么，进来呀！”张剥皮也隐约看见，心里直发抖，两脚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，急命开火。激烈的枪声并没打倒那个巨人，而且说话声更洪亮了，眼看就到了门口。这时，两侧的团丁们“哇”地惊叫一声，转身就

跑。张剥皮扭头一看，见竹林里和房屋两侧出现好多个和屋里一样的高大巨人走来，心里更加恐慌，嘴里大声喊叫着邱齐文，但他早已跑掉，没人应声。张剥皮见人已跑光，三魂吓掉了二魂，转身没命地随后跑去。没跑多久，来到树林里的一棵大树旁边，脚上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扑倒在地。接着一只沉重的脚踏住了他的背脊，一只粗大有力的手，揪住了他的耳朵，痛得钻心。只听一个洪亮的外地口音在耳边响着：“今后还要为非作歹不？”“不敢了，不敢了。”张剥皮两眼发花，全身无力，只求饶命。那人又说了声：“饶了你这次，滚！”松开手转眼不见了。张剥皮痛麻木了的耳朵听到一个“滚”字，犹如绑赴刑场已经宣判死刑的囚犯，突然得到大赦的消息，嘴里说不完的感谢话。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在叫他“滚”，双手抱住脑壳，连爬带滚地跑回家里，一头倒在床上昏迷不醒了。

张剥皮一走，赤卫队员们又聚在张木匠的草房里，马克思像仍然红光闪闪地出现在神龛上。张木匠说：“今晚上这一手干得好，张剥皮跑回去不吓个半死也要睡一月两月的。”队员们说：“张大哥，你要是再用点劲，把张剥皮的耳朵扯一个下来就好了。”大家哈哈大笑起来，张木匠也笑了。

张剥皮足足躺了半个月才渐渐恢复过来，一想起那晚上的事情，心里还在发抖。但是他并不干心，决心要清除祸患。这天他写了一封长信，把邱齐文喊到床前，要他带上两百个银元，三斤银耳，拿着他的亲笔信进城去找伪县长，请

他派兵来搜马克思像和捉拿张木匠。

伪县长收下了他的信和礼物，果然派了一名警官带领三十个警察来到甌子垭的张家湾，围住张木匠的草房，搜来搜去，把神龛都拆了，也不见马克思像。警察官下令点火烧房子。张木匠冒着浓烟烈火跑去抢救已被拆散将要着火的神龛板。那个警官见张木匠不去抢救衣柜，端端去拿那块木板，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他一把从张木匠手里夺过去正要往火里丢，张木匠眼疾手快，顺势用力一掌，那警官冷不防一头栽倒在旁边的炭火堆里，两手烧起了泡，火灰塞住了双眼，等他挣扎起来大喊抓人时，张木匠抱住神龛上那块木板已跑进灌木林不见了。那个警官没抓住张木匠，带着三十个警察去找张剥皮要他赔偿损失，张剥皮杀猪宰羊办了几桌酒席，又给每人送了两个银元才打发走。

张剥皮以为烧了张木匠的房子，拆了他的神龛，一家人也被赶走，这一下该平安无事了。但是刚睡了四五晚上的安稳觉，邱齐文又惊惊慌慌地跑来向他报告：张木匠在穷鬼们的帮助下，又在山那边修起一间茅草房。每到晚上，又是灯一亮，“噲”的一声，马克思像就出现了。张剥皮做贼心虚，又因病后体弱，听了这个伤脑筋的消息，犹如晴天一霹雳，眼前一黑，一个饿狗抢屎栽倒在地。从此瘫在床上，茶水不进，没隔多久，两脚长伸，见了阎王。

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敢去追问马克思像的事了。纵使偶然有人提及此事，也总有人出来制止：“莫乱说啊！红军都

